

Primo Levi



IO CHE VI PARLO

CONVERSAZIONE CON GIOVANNI TESIO

与你们交谈的我

莱维、泰西奥谈话录

[意] 普里莫·莱维 乔瓦尼·泰西奥 著

刘月樵 译 沈萼梅 校

中信出版集团

禁书网

Primo Levi

IO CHE VI PARLO:
CONVERSAZIONE CON GIOVANNI TESIO

与你们交谈的我

莱维、泰西奥谈话录

[意] 普里莫·莱维 乔瓦尼·泰西奥 著

刘月樵 译 沈萼梅 校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你们交谈的我：莱维、泰西奥谈话录 / (意) 普里莫·莱维, (意) 乔瓦尼·泰西奥著; 刘月樵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086-8736-0

I. ①与… II. ①普… ②乔… ③刘… III. ①普里莫·莱维-访问记②泰西奥-访问记 IV. ①K835.4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7003 号

IO CHE VI PARLO (I WHO SPEAK TO YOU: AN INTERVIEW BY GIOVANNI TESIO)

by Primo Levi

Copyright © 2016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与你们交谈的我——莱维、泰西奥谈话录

著 者: [意] 普里莫·莱维 [意] 乔瓦尼·泰西奥

译 者: 刘月樵

校 译: 沈萼梅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092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0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2273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736-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我自认为是经历过许多战役的一名战士。在这许多战役中，我战败过，也战胜过。我应该具有某种深厚的力量，因为我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是一场艰苦的战役。作为化学家，我承受了失败，但是也胜利过多次。另外，作为作家——我几乎是勉强地竭力去成为一名作家——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首先是在意大利，其后又在国外，这股成功的浪潮顺势逐渐向我袭来，使我严重地失去平衡，它让我披上了某个人的外衣，但那个人并不是我。

我认识了普里莫·莱维

一次谈话的平台是以登山运动员般的努力为代价创建起来的。

——奥西普·曼德尔斯坦姆，《关于但丁的谈话》

“你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战斗’计划了？”问题是在翁贝托国王大街——都灵市最漂亮的大街之一——75号位于四层楼的一个套间内的书房里向我提出的，时间是1987年1月12日的下午。

向我提问题的是一位穿越过人类20世纪舞台的、最富传奇色彩的作家，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可信的见证人之一。他确实是个诚实正直的人，却又是在精神与肉体上同样受过伤的人：一位兼具世俗主义和理性的大师，他对世事抱有怀疑和审慎的态度，思维清晰，富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意志坚定且行动果断。

在没有华丽装饰的、宽敞的书房里，在那间与“20世纪初期其他许多颇具绅士派头的房子”（正如他在一次而后发表在《他人的行当》的讲话中谈到的）相似的屋子里，普里莫·莱维向我提出了最可以预见到的，然而又使我深感不安的问题。但是，为了说明提问的可预见性，又为了说明我听到这个问题时的惊讶，我需要做出某些初步的解释。

我是在读到1967年埃诺迪出版社的一本《珊瑚》

(*Corallo*) 杂志上发表的《这是不是个人》时认识普里莫·莱维的。而在十年之后,我又面对面结识了他,因为在为皮埃蒙特大区作家写作一本学校文集搜集资料时¹,我发现馆长所选择的那一页内容,与我阅读过的《这是不是个人》的版本留给我的记忆丝毫不相符。做过对比我才发现,在埃诺迪的版本之前,还存在一个更早的文本,而这个文本是由德·席尔瓦出版社于1947年出版发行的,该出版社是都灵市最引人注目的反法西斯主义人物之一佛朗哥·安东尼切利(Franco Antonicelli)于1942年创立的,后来又在1949年关闭。就德·席尔瓦的文本与1958年埃诺迪出版社第一次出版,而后又原封不动地重新再版的文本进行对照之后,我发现,变化之处既不在少数,更不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我鼓足勇气(在皮埃蒙特大区有一句漂亮的俗语,叫作“大嘴巴”,而从字面上讲就是“爱管闲事”)给作者打了电话,而他也毫不迟疑,邀请我到 he 家里,并且为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一个橄榄绿封面、供学生用的厚笔记本,我可以在上面验证文本增加的部分。就这样我写了一篇随笔评论²,实际上有点杂文的味道,肯定是不完美的(我没有考虑到由于席尔维奥·奥尔托纳的帮助,在韦尔切利市共产主义期刊《人民之友》上已经发表过的篇章),然而,它应该算是有运气的。

1 该书为《大地的心脏和血液》(*Il cuore e il sangue della terra*),由维尔吉尼亚·加兰特·加罗内编辑,安娜出版社,墨西拿,1976年。

2 关于《这是不是个人》的一些增补和修订部分,在《皮埃蒙特研究》杂志上,VI,1977年,第2期。

还有，随后我又重新就不同版本文学研究和对比的问题，向莱维提出了疑问。是他让我手中既有了他亲笔写了《休战》的笔记本（在这上面，他写下了此书几乎所有的章节），又有了——在那同一时期——为新闻界准备的《扳手》的打字稿，那正是1978年的文稿。他暗示我，随着计算机的到来，有一件事可以十分肯定：他为《报刊》写过一篇文章《抄录员》（*Lo scriba*，后来收集在《他人的行当》中），在这里他谈到一位“文学家朋友”，这位朋友惋惜道，语文学家丧失了“在连续不断的修改、擦除的重构过程中获得的高尚幸福，丧失了通向《无限》¹的通路”。

在得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其他工作也随之而来。首先是两年之后由《贝尔法戈尔》杂志发表的一篇《批判的描绘》（“*ritratto critico*”），然后有不少的书评以及采访。以至于当他觉得要出版诗集《不定的时刻》时，为了物色另外一个可能的、相称的出版商——那是埃诺迪出版社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他看到了其他作家远走高飞、改换门庭，比如拉拉·罗马诺²就在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了《在尽头的海洋里》（*Nei mari estremi*）——他与我商量，我建议他考虑一下加桑蒂出版社，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莱维当时节俭、简朴而谨慎，十分热情有礼，而我不仅被他的书籍的精确表达，他多种多样又周详的知识，以及他

1 《无限》（*Infinito*）系意大利著名浪漫派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的代表作。——校者注

2 拉拉·罗马诺（Lalla Romano, 1906—2001）：意大利小说家。——校者注

引人注目的非凡记忆力所吸引，还被他殷勤好客的禀性，以及通过准确无误和干脆利落的词语与人交流的那种不容置疑的特殊能力所吸引，其中回荡着一种不乏某些忧郁的弦音——他那种为避免空洞的框架，又把自己的写作建立在对语言进行丰富、朴实又十分高雅的修饰之上的才能。

认识了莱维还意味着，我需要面对在写作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里，重新认识他口头讲话声音的难题，这声音是反修辞学的，但又不缺乏生气；是亲密的，但又几乎是欢快的；是平淡的，但又具有一种他的突发的表现力。

在我们之间，诞生了一种比简单的亲密关系更深的东西。这从甚至允许从“您”到“你”的称呼的过渡，到陆续寄给我为我书籍所写的一些并非一般的题词，都可以说明。总而言之，我们建立了某种惯例，从当时的一系列情况之中，我们萌生了谈话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当时对莱维似是一种解救。我一时还没有一种清晰的意向，但肯定我是在实践一条被莱维广泛地试验又反复地重申的准则：“讲述是一种可靠的良药。”

在《普里莫·莱维的自画像》(*Autoritratto di Primo Levi*)¹中，费尔迪南多·卡莫恩(Ferdinando Camon)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影射一些莱维个人的，而后又被倾注在小说中的经历，他对莱维说：“您不是一个意志沮丧的人，也并不焦虑。”而莱维呢，显然是出于对未曾预料的观察与见解的好

1 费尔迪南多·卡莫恩：《普里莫·莱维的自画像》，第二期，东北出版社，帕多瓦市，1987年。

奇，便用一句提问做了回答：“这个印象，是来自书里，还是来自我的外表形象？”对此，卡莫恩回答：“来自您的外表形象。”由此他得出这个精确的解释：“总体来说，您是有道理的。不过，在监禁之后，我有过一些抑郁发作的症状，我不敢肯定，是否要把这些症状与那次经历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一次比一次明显的标签。在您看来，这似乎奇怪，但是最近我经历过一次愚蠢的抑郁发作，并没有许多原因：我在一只脚上动过一个小手术，这让我想到自己突然变成了老人。当时需要休养两个月，以便让伤口愈合。这就是我为什么问您的印象是来自我的外表还是来自书里。”

卡莫恩的采访是多次见面的结果，那些会面发生在1982年至1986年之间（最后一次是在1986年5月末的一个星期日，距离他去世连一年都不到）。因为是依主题呈现的采访，所以很难说刚刚引用的声明是否属于最后的会晤。可以假定是如此，但这一点并不清楚。

不管事情如何，在1986年圣诞节的前夕，我为莱维提了一个建议：为一个我们马上将称为“被授权的”传记准备所需要的材料。我突然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道裂痕，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产生一种冲动，建议他开始一项工作。对此，我坦率地说，在那一刻之前，我对此甚至都没有大致的想法。就这样，我本能地采取了“获得授权的传记”这个权宜之计。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立刻就接受了，竟没有表示异议。

为此我在1987年，即新的一年的1月12日下午去了他家，并随身带去了小型录音机。在那里，有了这样的开场白：“你

在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战斗’计划了？”我被迫向他坦白地承认，我脑袋里没有任何计划——更不要说“战斗”了。还有，毫无疑问，我没有做好准备，就像卡莫恩对他的采访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关注涉及其全部作品以及整个人生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提问、问题、题目”。相反，从目前来看，我只着眼于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和信息。我们没有制订规则或流程，除了采取按莱维经历的年月顺序进行交谈的原则。目前我们的眼光更多地放在事件和人物上，而不是问题上：一次行程的象征意义，将在事情进展的过程中找到最好的位置。

在日期为1987年1月12日的第一次谈话后，又有两次安排在下雨的会晤，一次是在1月26日，另外一次是在2月8日。我不止一次关掉录音机，为的是允许他更自由自在地说话，而不单是说那些他有所保留地录在磁带上的东西：有时候他会询问我；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主动地去问。其余的约定是清楚的。我们谈话中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是莱维本人提醒我，他的坦陈应该经过“诠释”。他是在一个明确被认为“处于精神忧郁”的时刻对我说这些话：“我从一开始就对你说过，这是需要被诠释的自传。”也就是说，需要加以解释。

与其他采访相比较，我们谈话的真正区别，更多在于语气而非谈论的事情，比如格调和手势。我们并不缺少词语的准确，但是态度不时地流露出某些退让。以至于在三次会晤的第二次之后，发生了不同于我们的惯例的事情，我没有预料到除了一次有力的握手——在告别的时刻——之外，他还拥抱了我。

在第三次会面之后，他对我说，我们需要中断一下，因为他得去医院做一个手术。正像他能够做出的那样，他用不容对方坚持的坚定态度，婉拒我去医院找他，又禁止我给他的家人打电话询问消息，而我也遵守了禁令。

在手术之前，我又一次去了他家里，我为他带去了一本刚刚出版的选集，在其中我选择了《元素周期表》一书中的《砷》（“Arsenico”）这个短篇：在我看来他并没有不高兴，他对我说，这篇小说不久前被翻译成了中文。我看到他与阿尔贝托·萨尔莫尼（Alberto Salmoni）在一起，这位正是《元素周期表》里的朋友埃米利奥。然而那是一次极其短暂的访问，一切都是在他家门口完成的。

当我决定走动露一下面的时候，已经到了4月份，复活节的那个星期五。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他回应了，声音十分客气，心情相当不错。在我向他询问之前，他向我宣布自己准备“重新恢复工作”。他只是嘱咐我要把星期日排除在外，因为他为了写一篇报道将要接见一位“美国女摄影师”。我们商定好，我下星期再重新打电话给他，为了那些我们已无法着手完成的协议。

乔瓦尼·泰西奥

一份应该和必须的感谢献给毛里齐奥·克罗塞蒂以及圭多·达维科·博尼诺，因为他们阅读了书稿；也感谢法比奥·莱维，因为他做了中间人和保证人的工作。

目 录

我认识了普里莫·莱维	1
星期一，1月12日	001
星期一，1月26日	055
星期日，2月8日	107

星期一，
1月12日

莱维：你在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战斗”计划了？

泰西奥：我可能会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从对你的亲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的回忆开始，从他们到达的地方开始。我想说，总而言之，我要勾勒出你的家庭的画面，两个支系的祖父们……我们从你父亲开始？

莱维：关于我父亲，通过《元素周期表》一书你已经知道了许多事情，我可以再补充一些。他因为一个肿瘤而于64岁早逝。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身体还健康时，他都懂得享受生活；他渴求知识，对教育也是如此；他旅行过很多次，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他在6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英语，并开始重新学习积分学，他当工程师的时候曾经学习过微积分，但他仍不断地做练习。至今我还时不时地在家里发现他留下的纸页，尤其是写满解决的或未解决的积分学练习的纸页。

泰西奥：他去哪里旅行过？

莱维：首先是在法国和比利时，后来又在匈牙利。他在布达佩斯待了很多年。

泰西奥：一直是为了公司？

莱维：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留在意大利，但他被免除了兵役，因为他领导着一个滚珠轴承厂，该厂具有重要军事意义，所以他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

泰西奥：工厂在哪里？

莱维：按照我的记忆，是在都灵，但我不知道是哪个工厂。在布达佩斯，他曾经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那是不同的年代，他们没有把他放入集中营，而是通过一张通行证让他上船到意大利，而他也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后来他一直与匈牙利保持着联系，因为他为一家大型机械和电气制造公司工作，他是那里的设计师。随后，在我和我妹妹出生之后，他成了这个工厂在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两个大区¹的代表。他差不多放弃了真正的工程师职业，作为代表，他主管着这些仪器的安装，因此，他游历过整个皮埃蒙特大区和利古里亚大区。

泰西奥：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

莱维：他是一个十分好奇的人，“好奇”这个词有两层意思，因为他差不多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他的阅读量非常之大。

1 意大利全国共有二十个大区，此为其中两个。——译者注

他好奇，因为他是一个“会享受的人”，他非常喜欢品尝好吃的东西。他从来也没有达到那种能被称为富有的程度。有时我会想起，他在家似乎讲过要买一辆汽车，但那个时候拥有一辆汽车还是一个传奇，其后，也从来没有买过汽车。

泰西奥：你们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莱维：是的，家里有一种不错的生活环境，一种合宜的富足。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女佣，但那时有一个固定的女佣是很正常的。她什么都干，她是圣女里塔¹的虔诚信徒，她处世谨慎，力图皈依天主教。她很有礼貌，十分平静。

泰西奥：回到你的父亲身上？

莱维：我父亲因各种奇闻逸事，因上衣，因书籍而众所周知。因为他用对数规尺来核对火腿的账目。科涅的猪肉食品商见过他快速地检查，并在瞬间做完乘法运算，感到十分好奇，于是食品商让人在阿奥斯塔买了一个对数规尺，但后来向我父亲提出抗议：“我的对数规尺不好用！”并非如此容易！如今这已经是一件文物了，没有任何人再拥有这样的尺子了。这是40年之前的物件了，现如今它是一件古代的工具。

1 圣女里塔（S. Rita，1381—1457）：意大利中部佩鲁贾省卡莎镇的圣女，每年5月22日是其节日。她嫁给一位崇尚暴力的男人为妻，后来成功地感化了丈夫。守寡后，她成为修女。——校者注